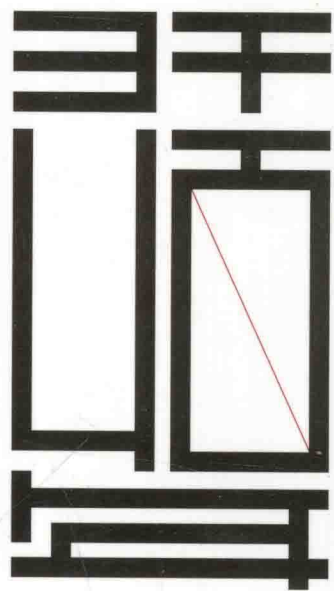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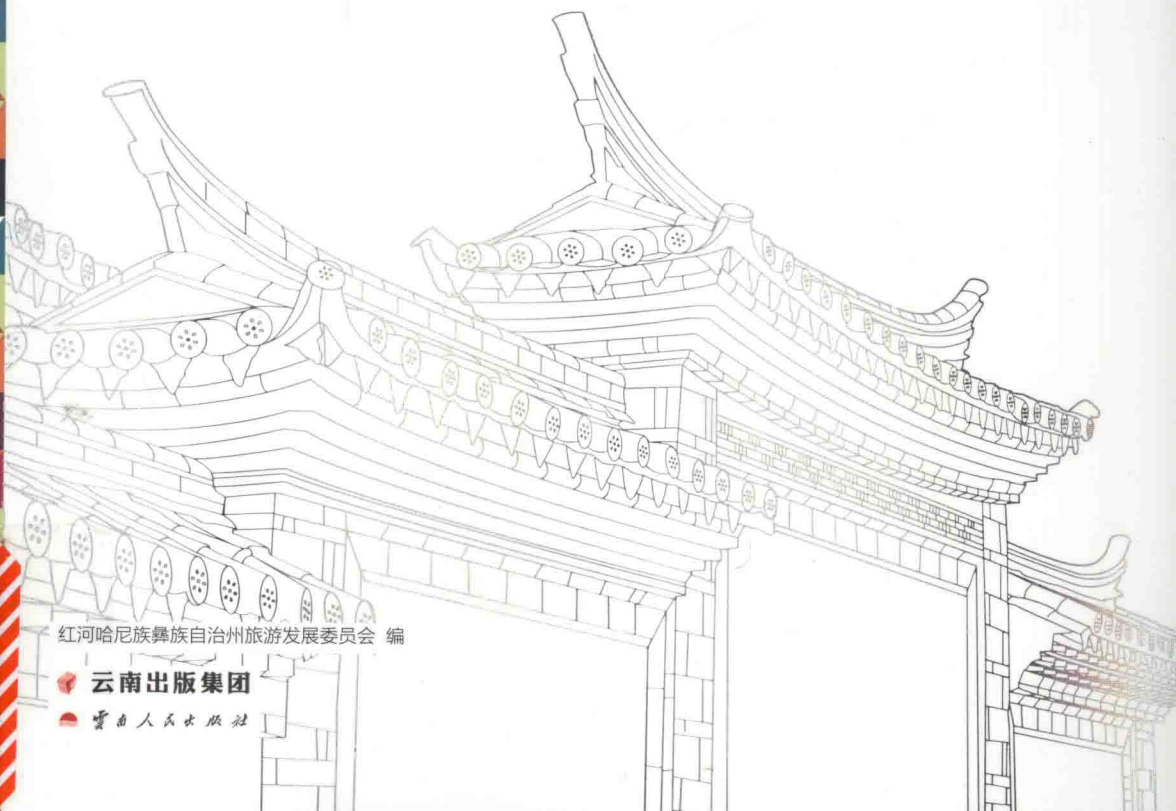


千年 临安古城



HIGHLIGHTS
OF TIME-HONORED
HONGHE

三千四百年 —— 最红河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三千四百年——最红河》 千年临安古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临安古城 /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4

(三千四百年: 最红河)

ISBN 978-7-222-13038-8

I. ①千… II. ①红… III. ①古城—旅游指南—建水县 IV. ①K928.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804号

责任编辑 杨晓东

特邀编辑 张湘香 李月萍 李宗浩

装帧设计 和颖 秦贤明 李然竞好 范文博

插图 朱培芳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周彦

创意策划 云南片语传媒有限公司

排版设计 云南片语传媒有限公司

网 址 www.pianyumedia.com

本卷摄影 付士凯 秦贤明

图片提供 红河州各县市旅游局(委)

《千年临安古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n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89千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亮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3038-8

定价 38.00元





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

红河流域荡漾着动人而神秘的人文地理传奇，我有幸拜读了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汇编的这一套丛书，它以美仑美奂的书写结构，诠释了《千年哈尼梯田》《千年临安古城》《千年建水紫陶》《百年滇越铁路》《百年开埠通商》《百年云锡矿业》《百年过桥米线》的人文历史地理风俗史貌。

哈尼梯田是一部古老的史诗，大约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南诏时期，哈尼人已经学会了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中镌刻铭文，那些关于天、地、人的传说，被哈尼人的先民吟唱成原始的歌谣，形成了巨大的史诗般的韵律，在历史的岁月中撞击着大地。依赖于这种韵律和神秘的思想，我们就能够衡量梯田神学中的符号，尽管它是那样飘渺无边；尽管它充满了时间的磨砺和煎熬，然而，这些东西就是哈尼梯田的背景，时间构成了哈尼梯田的史诗，梯田生长着永生不灭的稻穗是哈尼梯田的戏剧，梯田上漫溢的水和阳光是哈尼梯田的哲学，所有这些东西都代表着哈尼人的感情和思想境界，正像哈尼人在远古时期创造着一个狭窄的由深渊抵达云端以上的梯田文化一样，哈尼人崇拜土地和稻谷的那种热情和创造力，使他们留下了永恒的梯田文化史。

与临安古城的相遇，仿佛是前世的机缘。《千年临安古城》弥漫着梦一样斑斓的古风，在它悠久岁月中的怀抱，我们漫步、品尝，在转眼间仿佛又回到了另一个古老的朝代。当我们来到建水，在一个绿色的静寂的早晨，怀着肃穆的心情，奔赴建水文庙时，那里正在举行着祭祀舞，所有的礼乐器具显得那样朴素无华，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在准备着用心灵来倾听每一种乐器的旋律。建水文庙用历经了时间的锦绣文

章谱写了它独特的文化传颂。在《千年临安古城》一书中，我仿佛被转世的灵魂牵引着前行，在建水文庙，我猜测着圣人孔子来到建水文庙的那个秋天，整座文庙飘忽着菩提的气息和心若止水的清澈味道。孔子是悄无声息垂临的，他依然以不重不轻的步履来到此地，像过去任何时刻一样，孔子造访之地，当然是为了讲学，即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用孔子思想造就一座神圣殿堂，以此让这个世界蒙受黑暗和迷津之雾所笼罩者，寻找到圣典，孔子来了，他的众多学生也来了。

《千年建水紫陶》伴随着整个临安的脚步从千年走来，在千年临安古老的光芒中，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轮回的紫陶工艺史，感受到了紫陶在千年建水的演变。建水紫陶是随同人类文明史发展到今天最奇美的手工艺品。

而在《千年建水紫陶》中，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这深刻的追溯，以及来自一代又一代陶艺大师们对于工艺永不疲倦的探索 and 追求。当我每一次来到建水，穿越着古老的街巷文化时，都能寻到紫陶，寻到那些传承着优美而神秘的陶艺魔法，感受到紫陶制作的工艺史，以及那一幕幕震撼世界的精美艺术。

滇越铁路是红河流域另一条人文的遗梦，每当这一刻，我仿佛又听见了火车的哐当声，多年以前我曾经踏上这条铁路，并完成了长篇小说《碧色寨之恋》。十九世纪末期，战乱、混沌、黑暗和死亡交织在世界历史之中，当十九世纪异域人的脚步声抵达中越边界时，法国人来了。他们看到了中国云南的广大山川，他们很快就以各种理由和形式组成了考察队伍，首次进入红河流域……之后便是悲歌绵绵之下滇越铁路的路殇之歌。我们知道，火车的创造是为了缩短人类目击不到的漫长距离。诸神所创造的万千距离是为了测量和衡量人类之心到底有多远？人类之幻想和现实的力量到底能走多远？在《百年滇越铁路》一书中，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了米轨跑过的一百年，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碧色寨、人字桥……我们在这一幕幕历史的聚焦镜头下，一次次的感受着伟大而孤寂的时间，回首那些历史的遗梦，忍不住的泪光在眼前闪烁。

《百年云锡矿业》就像红河流域最古老的一张张充满沧桑的面孔，红河个旧地区，从五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及至西汉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锡、银、铅采冶业兴

起，今天，个旧的山山水水都充斥着时间足迹中的熔炼，它像一座永不谢幕的舞台，不断的演绎着云锡的繁荣与衰败……通过它的往事与沉浮，我们读到了其中的忧怀与奋起的熔炼史。

就是在这样一个沧桑的红河流域却诞生了云南省的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家外资银行……《百年开埠通商》就是忽必烈的边城，就是碧色寨、中越古道间已流逝的蛮耗遗梦、就是迤萨古镇伸向异域的马帮之旅……

史诗般的地方，一定会存在着值得探寻的美食文化，《百年过桥米线》追溯到了一个区域关于过桥米线的风俗史。人类生活离不开风俗，生命存在一息就必须依赖这些历史上的风俗演义，使我们的生命饱受过往事物的滋养。民以食为天，《百年过桥米线》宛如一匹匹乳白色的丝线，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红河流域的百姓，此外，它以精美而朴素的制作流程，携带着被一个个故事所传唱的美味闻名于世界。

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是属于世界庆典中的人文境遇，当我手捧这一套精美的图书时，仿佛又回到了这座美丽的版图。

那些低飞的或高空的鸟看见了这个世界，
当百年滇越铁路像梦一样荡漾在眼前时，
造梦的旅行者们将带着古老或年轻的画卷抵达红河的岸，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秘境深处的江流深情的流淌，
我希望旅游者能坐在半山腰的哈尼梯田看到古老的物种传颂，
我希望在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中保留着人类世代代的奇迹，
我希望在这一本本书中收藏或吐露着人类生命史上最永恒不变的秘密……



千年的脚步，
缓缓走过临安的青石路。
你不曾听到声音，
却总能从一片瓦、一扇窗、一口井、一座桥那里，
倾听岁月的诉说，
看到历史的痕迹。

一个传承千年儒学古风的神秘之城，
一个身处时间之外的南国之地，
古城，古屋，古学，古意，这是一个销魂销魄的人间妙境，
暖阳，暖风，暖山，暖水，这是一个能治愈心灵的诗意栖居地，
这就是临安古城：临山近水，随遇而安。

千年的文化传承，
造就了临安人智慧而深邃的眼神。
孔庙的祭祀声，
吟唱出代代天子门生光耀门楣的梦想。
城门楼上的小调，
轻哼着凝望彼此深情的双眸。
西门的水波，
滋润着这古城中才子佳人的身心。
斯文人家的千年传奇，伴你走过时间的长河，带你体验最美的流传。

前言 轩辕才过临安境，步步皆有川间影 / 01

临安如梦，一梦千年 / 01

临安如水，静流千年 / 03

临安如诗，吟咏千年 / 05

临安如歌，婉转千年 / 06

开篇 临水建安 / 11

临水建安处 / 12

治愈心灵的诗意栖居 / 14



游动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 17

文昌君必是时常临安 / 18

烟锁重楼香闺愁 / 32

东迎朝晖，看六百余载日出日落 / 52

如果这样徐志摩定曾过此桥 / 58

镜里春花井中月 / 60

灯火的吟唱 / 64

临安何处不门生 / 66

若是贝聿铭到此处 / 76

貳 时光像水流过谁的肌肤 / 87

浪花淘尽后，未必不英雄 / 88

弱水三千，取哪一瓢饮？ / 91

彩云之南，唯我及第 / 94

临安人在临安府可临安？ / 96

小航海时代 / 100

文献名邦之教父 / 103

影子里的天才 / 105

出我门下者，必无庸碌人 / 108

老不悲秋亦厚颜 / 110

琴瑟和鸣临安风 / 112

非我族类亦可太极 / 117

昨日像那东流水 / 119

叁 活色生香水万象 / 125

儒风沾身文昌盛 / 126

燕子归来，斯文人家 / 141

秘洞深处燕窝香 / 156

还记得广慈湖畔那个谁 / 162

忽然之间，停住 / 164

西门大官人的豆腐 / 172

龟背上的石屏 / 180

掐指一笑，岁岁平安 / 192

附录 旅游攻略 / 198

后记 / 200

轩辕才过临安境， 步步皆有川间影

临安即建水，建水亦临安。自唐始，至今已是一千二百余年；从元朝开始，临安就已成为府治、州治的驻地，整整七个世纪。临安，古称“步头”，意即：脚步的最端头，也就是中国的最南端了，行步至此就该止步，可知是“南之南”，“天之涯”了。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始建，其前身为南诏首领蒙舍所筑惠厉土城。《元史》记载：“每秋夏，溪水涨溢如海，夷谓海为惠，历为大，故名惠历。汉语曰建水。”元代设建水州，属临安路，并设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统辖临安、广西（今泸西县地）、元江等路。明代改路为府，临安府治移至建水，建水成为滇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清代设临安府和建水州于此，南控交趾、老挝，北通昆明，东接开化（文山），西扼思普、版纳，仍然是“雄镇滇南”的重镇。民国元年改建水县为临安县，次年复称建水县。

临安如梦，一梦千年

临安，西南极边之城，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中当属化外之地。然而，从保留至今的各类古迹来看，早在千年这座城就与中原文化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三箭之地一寺，五箭之隔一庙；七里之遥一桥，八里之远一塔。”（《建水赋》）在临安，实在很容易患上“名胜古迹厌食症”。那就不妨流连其中，和临安一起做个千年的梦。

指林寺，“临安首寺”。相传，此地原为森林，一只鹿常出没于此，有人逐鹿于林中，鹿消失无踪，后现一异人言：“鹿居此久矣，汝辈为何取它？”言毕，亦复不见。众人惊诧，以为遇到神人、仙鹿，便立庙，是为指林寺前身。这座始于宋，成于元，而兴于明的寺庙，温暖了失意者的梦。据说，建文帝逃到云南后曾光顾临安指林寺，被颠沛流离所困，为世道人心所扰的建文帝也许在晨钟暮鼓中放下执着，题写了今天正殿丹墀前指林寺牌坊“第一山”。百年后，又一个失意文人在指林寺留下诗文：“梵音妙音海潮音，前心后心皆此心。试询禅伯元无语，白水青岑环指林。”（《指林寺》）被流放滇南的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似乎在指林寺受佛法而顿悟。

如果说，指林寺是佛祖借鹿身传法于临安，度化众人。那么临安的文庙、学政考棚则寄托了多少滇南学子“经世济用”之梦。旧《建水州志》云：“人物风土文章科目之盛甲于全滇”。文笔塔气与天通，玉皇阁与崇文塔交映生辉，文庙金碧壮丽，学政考棚静穆庄严，临安的千年文脉临安文脉潜藏其中，是为临安文章兴盛、人文蔚起潜移默化。在临安历史上，出过张隆、刘洙、萧崇业、包见捷等文官名臣。明清两代，临安出进士111名。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后，江南及中原数十万汉族军人及百姓被朝廷迁往临安府民屯戍边，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汉儒文化也随之而来。“太和元气”“洙泗渊源”“礼门”“义路”……在全国第二大的文庙，汉儒文化与临安的和风细雨相遇，一时间，临安“满城皆闻读书声”，呈现出“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穡，衣冠礼度与中州等”的中原气度。王奎、韩宜可、杨升庵、王文治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开办书院讲学布道。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创建的学政考棚是当时临安、元江、开化、普洱四府生员的应试之所。“一朝考显名，临安占半榜”，一榜之中，临安府生员常占一半。用今天的语言解读，那就是“临安多学霸”。在这个僻远之城，“一门三进士，兄弟两翰林”也并不稀罕。站在深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之上，临安学子在中原王朝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陌上花开，燕子归来，衔着春泥和一个“金临安”的梦。

细雨微风中，漫步在古老的街巷，被雨水湿润的青石板泛出柔和的光。临安作为滇南地区的经济中心，马帮的铃声在这些街巷中回荡了近千年，由北向南向临安输入了中原的文化和货物，又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输送着临安的蔗糖、陶瓷、茶叶。马帮带来了人气，临安城内各种作坊比比皆是，沿街铺面鳞次栉比。日久天长，临安街巷的青石板路被碾出深深的辙印。明代顾养谦称赞临安府：“人民殷富，人文亦盛。自省会而下，称第一。”（《滇云纪胜》）评论家谢肇淛所著《滇略》载：“临安之集繁华富庶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由此可知，当时的临安土豪众多，也难怪明洪武年二十二年（1389年），临安就建起了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朝阳楼。临安古城南门、西门和北门的城楼在兵火与风雨中坍塌，唯独东门朝阳楼屹立至今。

似曾相识燕归来。六百余年，临安的小白腰雨燕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在檐角叮咚作响的铜铃声中，在朝阳楼的飞檐斗拱下筑巢安家，在临安的灯火阑珊中呢喃着古城的过往。

临安如水，静流千年

上善若水。水，滋养生命，化育文明。

临安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之说，似乎告诉世人无井则无临安城。井，是这座城的灵魂之所在。

临安处处有井。井圈有单眼、双眼、三眼、四眼，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形状各异。临安有联：“龙井红井诸葛井，醴泉渊泉溥博泉”，说的只是临安著名的六大古井。在临安吉旧的民居处处散落着多少古井？据说，有一百零八口井。一百零八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对应着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然而临安到底有多少口井？或许就连老临安人也说不清楚，就像没有人能够数清天上的繁星。

临安井多，且井水各有千秋，各有滋味。大板井号称“滇南第一井”，“水味之美，冠甲全滇”，《云南通志》记载其“水洁味甘，供全城之饮”。而作为临安凉水井之首的渊泉，也即小板井、小节井，“井水甘冽，四时不绝”。清冽的小板井水让建水民间流传着“小节井前喝凉水，一点一滴凉心头”的谚语。这里头的故事，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是猜不出来的。

临安井古。元初开凿的东井，建于明洪武年间的龙井至今还在沿用，临安建水人家的悲欢离合，诉说了一座城的沧桑风雨。在众多的古井之中，大板井仍然是今天临安人的最爱。街上随处可见的“供应西门开水”“铜壶烧西门水”之类的牌匾。尽管家家通自来水，然而临安人煮饭、泡茶还是习惯到大板井打水。这其中不仅因为井水的水质好，更浸润着临安人骨子里一种生活习惯和态度。在这些古井前，我们终于体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过客，这些古井才是这座城真正的主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临安的井水成全了享誉天下的建水豆腐，榨出了细腻滑软的建水米线，烹制出汤汁浓郁醇美的汽锅鸡，更渗透在临安人不温不火、柔软如水的个性之中。

水无常形，至柔能曲，至刚成冰，至轻可逸。与滔滔奔涌的江河之水至刚至猛不同，井水更多呈现出安静温和姿态。荣格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性格。”所以，临安人与在大江大河边生长的人不同，少了些生猛和燥气，多了些柔软与平和。听临安人说话大概可以听出些端倪，没有激越昂扬，不够抑扬顿挫，婉转的调子藏着热情与涵养，听者也在不知不觉中“软”了、“化”了。

张家花园有这样一段文字：“百亩田，万卷书，琴三弄，酒一壶，朝出耕，夕入读，也非仙，也非佛，半是农，半是儒。”滴水藏海，字数不多，却透着逍遥，在儒道之间进退自如，在得失之间自信达观。终于，你累了，从大板井掬一捧清凉的井水，仔细体味那沁人心脾的清凉甘甜。于是，你懂了，临安性格不正是水的性格么？“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如水般安时处顺，如水般静流无声，如水般包容自由。这或许就是临安屹立千年的理由吧！

临安如诗，吟咏千年

临安在云南之南，更是云南高原的江南，遥望是画，低头如诗。

临安如诗是在岁月的嬗变中慢慢沉淀的江南气质。漫步临安小巷，踩着脚下的青石板，阳光透过民居院落古树斜逸的旁枝投下斑驳的影，时间在这里静止。似乎是一次时间和空间的穿越，告别繁华与喧嚣，只剩一片隐逸深邃，似淡淡落云，如清清溪水。小巷两边保留着许多幽静的民居庭院，青瓦飞檐，雕梁画栋，门、窗、檐、梁，入目不是诗词楹联，就是绘画雕刻，而云南与中原住屋文化相融合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布局紧凑，各自独立。被风雨侵蚀的青砖、门上剥落的油漆似乎诉说着一个家族曾经的热闹与喧腾，最后终归于静谧。

清末，临安富绅朱成章、朱成藻和子侄朱朝琛、朱朝瑛两代人用20余年心血建成朱家花园，计有218间楼堂亭榭，42个大小天井。朱家起于老马坊村，设碾坊酒坊，家产渐丰，后兴于个旧锡业，家业更丰，在西南地区，乃至两广、香港、越南开设50余家商号，“朱恒泰”商号名誉天下。后朱朝琛、朱朝瑛皆有官职，朱家更是如日中天，成为叱咤滇南的巨族。在历史风云激荡中，朱家受周云祥反清起义、袁世凯称帝等事件影响而日渐没落衰败，朱家花园也历经三次查抄没收。

走进朱家花园，如同走进《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庭园院落、青砖灰瓦、雕梁画栋、趟栊矮墙、曲径回廊、奇石叠山、荷池花圃……游走其间，移步换景，如行山阴道，那些精心裁剪过的雅致段落应接不暇、耐人寻味。在一步三折、曲曲折折中联想朱家的兴衰，好像阅读一本跌宕起伏的小说，令人一咏三叹、欲语还休。

如同朱家花园的知音，在离临安古城不远的团山古村的张家花园与其遥相呼应。团山目前保存着临安规模最大、最完好的古建筑。村子里张姓占了大半，其祖上自江西鄱阳来到此地。清末，张姓子孙纷纷外出，开矿经商，家境逐渐殷实，于是在团山村修建起一座座宅院。今天，明清时期翘角飞檐的宅门随处可见，门上、柱上、梁上的彩漆早已剥落，露出老旧木头的本色，就像村子里的老人，历尽人世，不再修